

认识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谈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罗大冈 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

责任编辑：谭立德 张祖武

责任校对：万亚云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李勤

认识罗曼·罗兰

Renshi Luoman · Luolan

——罗曼·罗兰谈自己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社科保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82千字

1988年7月 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7600 册

ISBN 7-5004-0024-1/I·5 定价：2.50元

数字图书馆
PDG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	问：	冯 至	季羨林						
主	编：	陈 槃							
编	委：	王佐良	王道乾	叶水夫	包文棣	刘 宁			
		刘硕良	朱 虹	吕同六	吴元迈	陆梅林			
		陈冰夷	陈 槃	李 芒	李辉凡	杨周翰			
		杨静远	张 羽	张 黎	余顺尧	郝铭鉴			
		姚 见	柳鸣九	袁可嘉	郭家申	夏 玫			
		夏仲翼	黄宝生	绿 原	董衡巽	韩耀成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编辑说明

本丛书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书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前 言

《认识罗曼·罗兰》一书编选的宗旨，在于向国内对罗曼·罗兰感兴趣、希望掌握比较详细的材料、可是不谙法语或其他外语的读者，提供有助于对这位著名作家加深认识的一些多少有关键意义的资料。

《认识罗曼·罗兰》将分为两卷出版。本卷全部是罗曼·罗兰自己的著作。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托尔斯泰回答罗曼·罗兰的长信，理由是：

（一）我们既然选译了罗曼·罗兰给托尔斯泰的信，就有必要使读者同时知道，托尔斯泰是如何答复的。托尔斯泰这封信，对当时的罗曼·罗兰（二十多岁）以及后来他的思想演变，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以说在他收到托尔斯泰回信后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认为将托尔斯泰这封回信和罗曼·罗兰致“伯爵先生”（即托尔斯泰）的信一同发表最为适当。虽然从编选的体例上说，把非罗兰自己的著作和他自己的著作编排在一起似乎显得杂乱，但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我们主要看内容，该破格的地方，不妨大胆破格。

（二）《认识罗曼·罗兰》的另一卷，将全部选译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对罗曼·罗兰的评论与阐述，而托尔斯泰答复罗曼·罗兰的信，显然不是对他的评论与阐述，如果编在另一卷，也是不相宜的。

我们研究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研究一个文学作家，最重要的是研究他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当然，作家的生活，政治态度，社会活动也不能忽略。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是他的日记、书信集、回忆录以及政论集、文学评论等（这儿是指原始材料，经过翻译的材料，严格说，已经不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第一手材料。）我们在本卷中所选的材料，主要是从他的回忆录、书信集、政论集（例如《精神独立宣言》，《向过去告别》，《全景》等篇）选出来的。可惜限于篇幅，有些重要的材料没有能选入。不过就选入的材料而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国内没有介绍过的。

本书搜集的资料不够多，另有一个理由。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准备陆续翻译出版《罗曼·罗兰日记选》、《罗曼·罗兰书信选》等专集。但是这类工作需要较长时间，而且按照我国目前象小脚女人走路的出版速度来看，一本学术性的书至少要三五年，多则十余年，所以我们认为先出版一本比较简单的研究罗曼·罗兰的资料性的书，还是符合客观需要的。

在这本选集中，我们采用了两篇罗曼·罗兰的文学评论；一篇关于雨果，另一篇关于卢梭，可以略见罗兰文学见解的一斑。坦率地说，这两篇文章并不是罗兰文论中最重要的材料，仅仅由于它们有现成的译稿，不致因临时请人翻译而拖延交稿的期限，所以便采用了，使读者可以略见罗兰文论之一斑。好在日后我们还要翻译出比较完整的《罗曼·罗兰文论集》。

以上是关于《认识罗曼·罗兰》的大致介绍。至于另一卷，现在正在编选中。将来出版时，再作说明，此地不必多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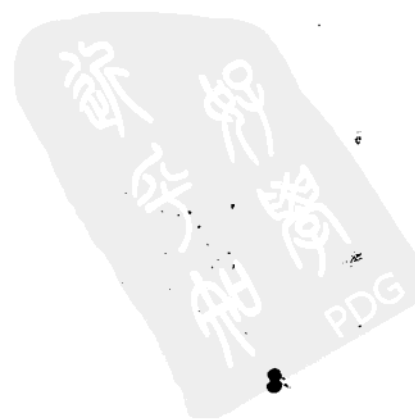
罗大纲
1986年2月

目 次

前 言	罗 大 冈 (1)
致列夫·托尔斯泰 (1887年 4 月 16 日)	齐 彦 芬 译 (1)
附：列夫·托尔斯泰致罗曼·罗兰的信 (1887年 10 月 4 日)	齐 彦 芬 译 (4)
我相信，因为这是真理	胡 宗 恭 译 (12)
我的戏剧序言 (1892年)	端 木 环 译 (41)
致易卜生的信 (1894年 7 月 5 日)	端 木 环 译 (48)
理想主义的毒素	端 木 环 译 (51)
超乎混战之上	赵 蕊 初 译 (58)
致安德烈·纪德的信 (1914年 10 月 26 日)	端 木 环 译 (70)
论偶像	赵 蕊 初 译 (73)
致阿尔贝·爱因斯坦的信 (1915年 3 月 28 日)	端 木 环 译 (81)
致自由与解放的俄国 (1917年 5 月 1 日)	赵 蕊 初 译 (83)
托尔斯泰：自由思想	赵 蕊 初 译 (85)
致马克西姆·高尔基 (1917年 1 月 30 日)	赵 蕊 初 译 (89)
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两封信	赵 蕊 初 译 (90)
精神独立宣言	罗 大 冈 译 (94)
关于《思想的独立性》与亨利·巴比塞的分歧 致亨利·巴比塞的第一封公开信 (1921年 12 月 14 日)	赵 蕊 初 译 (96)

- 致亨利·巴比塞的第二封信
(1922年2月2日)……………赵蕊初译(101)
- 关于革命与知识分子 致共产党友人的信
(1922年3月)……………赵蕊初译(110)
- 论列宁之死……………赵蕊初译(116)
- 致敬隐渔的信(1924年7月17日)……………端木环译(117)
- 与卢那察尔斯基的通信
(1927年9月23日)……………赵蕊初译(119)
- 向社会史上最伟大的纪念日致意……………赵蕊初译(121)
- 青年与革命……………端木环译(122)
- 致甘地的信(1928年4月16日)……………端木环译(129)
- 就知识分子的任务与脑力和体力劳动国际联合会问题
致欧仁·莱尔基什的信(1930年10月20日)…赵蕊初译(132)
- 良心反抗与革命与布朗·伦阿姆的通信
(1931年2月)……………端木环译(139)
- 就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致费多尔·格拉德科夫和
伊利亚·谢尔文斯基的一封信
(1931年2月)……………赵蕊初译(142)
- 就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致塞尔日·拉迪纳
的信(1931年3月19日)……………赵蕊初译(145)
- 向过去告别……………端木环译(147)
- 向高尔基致敬……………赵蕊初译(184)
- 在全世界各党派反战大会第一天会议上宣读的
声明(1932年8月27日)……………端木环译(187)
- 致亨利·巴比塞的信(1932年12月20日)……端木环译(193)
- 致德国领事(1933年4月20日)……………端木环译(196)
- 为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战友们告德国人

民书 (1933年12月11日)	赵蕊初译 (198)
“我为谁写作?”	端木环译 (200)
告巴黎人民书	赵蕊初译 (202)
全景	罗 麓译 (203)
全景的注释和评论	赵蕊初译 (251)
青年时期的回忆 (一、二章)	高 华译 (276)
老峨斐	陈占元译 (328)
若望-雅克·卢梭	罗大冈译 (346)



致列夫·托尔斯泰

伯爵先生：

假如只是为了向您表达我对您作品的热情的赞赏的话，我是不敢写信给您的；我觉得自己通过您的小说对您了解至深，所以我不能向您说一些俗气的恭维话，这些恭维话是您的伟大思想所藐视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还是孩子的人来说也几乎是失礼的。但是，我被一个强烈的愿望所驱使，我想知道怎样生活，而这只有从您那儿能得到答复。因为只有您提出了使我困惑不解的问题。死的念头缠绕着我，而这个念头我几乎在您小说的每一页上都见到。我没法跟您讲，您的伊万·伊里奇是怎样强烈地打动了我的心灵。我甚至都不想试试，因为我不愿意使您认为您在跟一个为给您写信而写信、只图得到您的几行亲笔信的俗气的恭维者打交道。

您的作品引起我对哲学的强烈兴趣，我向您发誓，这是我的由衷之言。

我相信，世俗生活，实际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因为它以死亡而告终。只有当我们消灭死亡时，生活才能美好。生活的实际意义，是要彻底放弃活着的人的利己主义的干扰，使我们懂得生活的有机内容。在唯一的统一体中，我们过着唯一的生活。把我们的生活融合在共同生活之中，来战胜死亡吧。

先生，我觉得这正是您所讲的。啊，这就是我的思想！我知道，要放弃个性，必须尽量减少、乃至取消一切个人意识，一切能使我们感到我们邪恶的个体、可恨的自我的东西。我觉得您为

摒弃自我而列的五项道德条例是非常正确的，尽管我认为，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应该再加上几条。但这无关紧要。道德形式因民族而异。使我感兴趣的，是您的学说的实质本身。您要我们避免徒劳无益的友爱，要我们为大家工作，并且不是出于我们对人类的爱（这还会扩大我们的自我，使我们的的心灵充斥各种人类的激情）；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再思考，而是因为只有善事，即手的实际布施，体力的劳动，可以排除我们利己主义自我的有害意识，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即思想的恬静，心境的安泰。

先生，我全心全意地探寻着这种自我忘却，这种医治创伤的恬静。我要得到它，我认为我能得到它。可是为什么您要通过双手的劳动来得到它呢？这里，我要向您提出我最关心的问题：您为什么谴责艺术？您为什么不相反地把艺术作为摒除自我观念的完美无瑕的手段？我刚刚满怀激情地读完了您的新作《怎么办？》，这本书中写道，艺术的问题放到将来解决。您说您谴责它，但您还没有解释您这个判决的全部动机。请允许我急不可待地（因为我年轻）直接询问您是出于哪些动机吧。我是这样理解的，您之所以谴责艺术，是因为您在艺术中看到了追求精细的享受的自私欲望，这种欲望过分肯定了我们的感性，使我们的自我百倍地膨胀。唉！我很清楚，对于大多数人，甚至一些艺术家来说，艺术的目的就在于此：一种贵族式的感觉主义，一些官能达到罕见敏感度的人们的感觉主义。然而，难道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吗？先生，而这其他东西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切。这所谓其他的东西正是忘却个性，正是溶化在感觉之中的个体的死亡，当感觉这种东西达到象音乐那样无限复杂的意境时，个体终于再也感觉不到了。这时，就不再有自我，不再有记忆，也不再有了，只有一片无限渺小的感觉的海洋。也许我可以说这就是自我的死亡，溶在一体之中，出神入化，听觉或视觉的，或者说是整个心

灵的催眠状态。这样，我们岂不是就没有达到您所说的心灵的恬静吗？死亡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既然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存在了，那么，我们也就把死亡勾销掉了。

我知道您将会责备我什么，您会说我忘记了艺术只是一朵罪恶之花，只是社会一切不公平现象的粉饰物。别人工作，忍受着贫困的折磨，为的是使我只考虑我自己的幸福，而无益于他人。然而我完全可以通过双手的劳动，在使别人幸福的同时，同样好地、甚至更好地获得幸福。可是您为什么要我为别人的幸福和我自己的幸福而行动、而工作、而操劳呢？总之，为什么要延长这种生活呢？通过工作，我忘却了自我，可是我仍然活着，我也使别人活着。我将有孩子，他们将象我一样痛苦，直到有一天他们象我一样，看出幸福就是忘我，就不再思索，这种状况才会完结。为什么不能马上解决呢？您取消了死亡，却保持着一种生命，这种生命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死亡奈何它不得。为什么不同时取消死亡和生命呢？而这正是艺术所赋予的：行动的死亡，思想的死亡，同时也就是死亡的死亡。那么，和空虚的行动比较起来，为什么出神入化不算最高境界呢？

啊！先生，如果您认为我错了，那就讲吧，也讲讲错在哪里。在我读过的您的任何一部小说中，您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个问题。我酷爱艺术，因为它使我可怜的小小的个性闪现出火花，因为在艺术之中我就不存在了，因为声音和颜色的无止境的协调溶化思想，消灭死亡。如果我愿意劳动，比如说种地，我还是会思索的。想想有一些古老的民族竟不能恢复多少世纪以来被遗忘的习俗。难道你不认为，即使在您的学说中，艺术将在因感情复杂和文明过度而濒于死亡的民族身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先生，请原谅我这封冗长的信。我知道您心地和善，我相信您不会生气的，我相信您不会嫌弃替一个对您钦佩、爱慕至深的

法国青年解开疑团的。

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罗曼·罗兰

1887年4月16日写于

巴黎于尔姆街45号

齐彦芬 译

附：列夫·托尔斯泰致罗曼·罗兰的信

亲爱的兄弟：

我接到了您的第一封信，它使我深受感动。我含着眼泪读完了它。我本想回信，但没有时间。此外，用法文写信，我感到困难；何况我必须写一封长信，才能答复您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出于误解。

您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体力劳动应该被我们当作真正幸福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否应有意放弃在您看来与体力劳动毫不相干的科学和艺术活动？

对于这些问题，我在《怎么办？》一书中已尽力作了回答，据说此书已译成法文。我从来不把体力劳动看成是一种原则，而把它看作是道德原则的最简单、最自然的体现，也就是一切真诚的人首先应该具备的道德实践。

在我们腐败的社会——所谓文明人的社会里，体力劳动对于我们之所以必要，纯粹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缺陷，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逃避这种劳动，而从贫穷、愚昧、不幸的阶级身上，也就是从象旧世界的奴隶一样受奴役的人们的劳动中，以非等价的方式，谋取私利。

在这个社会里宣扬基督教的、哲学的或人道主义原则的人们，他们如果有起码的诚心，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努力解决这个矛盾。

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任何时候都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从料理自己生活做起。我绝不相信一个让女仆给他倒夜壶的人，他的基督教、哲学或人道主义信念会是真诚的。

最简短的道德公式就是：尽量少地让他人为自己服务而尽量多地去为他人服务；尽量少地取之于人，尽量多地给予人。

这个公式使我们的生活具有合理的意义，由此而带来了幸福。与此同时，它使一切疑难迎刃而解。因此，您的问题，即科学、艺术这些脑力劳动应该在生活中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也就得以解决。

按照上述原则，只有当我确信我的所作所为有益于他人时，我才感到幸福和欣慰。而这些受益于我的人，他们的心满意足，却是额外的，是喜上加喜。因为我行动时并不考虑它，它不能左右我的行动。我所做的，对他人来说，既非徒劳无益的事，又非坏事，却是一件好事。这种坚强的信念，就是使我幸福的主要条件。

这就自然而然地促使品德高尚和诚恳的人在科学艺术工作和体力劳动这二者之中倾向于后者。我著书立说，需要印刷工人的劳动；我谱写交响乐，需要乐师演奏；我做实验，需要有人制造实验室设备；我要画画，需要有人生产颜料和画布。这一切科学、艺术工作可以对人类有益，但也可以完全无益，甚至完全有害，正如目前的大多数情况那样。因此，我做这些事情，它们是否有益，还很成问题，而我还得使别人为此而辛劳。与此相反，在我面前，在我的周围，有数不清的事情可以做。这些事肯定有益于人，而且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就能做：为疲惫不堪的人挑重担，替生病的农夫耕耘，给人包扎伤口。此外，我们周围还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可做，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做，并能立即使受惠的人感到满意，比如，种一棵树，养一头小牛，

清理一口井……。无疑，这些是对他人有益的行动，在心地诚挚的人看来，它们不可能不高于那些被我们的社会吹嘘为人类最崇高的天职而其实益处不大的活动。

先知的天赋确实是崇高的。而那些自称先知的教士们，我们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货色。他们自以为是先知，这仅仅因为他们有这种方便，有办法冒充先知而已。

一个先知并不是通过教育而成为先知的。先知对于自己是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人、必然成为什么人都有着深刻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罕见的，只有在为了实现其天赋而不惜作出牺牲的人身上才能见到。

真正的科学和艺术也是如此。一个名叫律利的人，孤注一掷，不惜冒极大风险放弃厨师的职业，去演奏小提琴。他作出了牺牲，也表现了音乐家的天赋。而一个音乐戏剧学院的学生，一个大学生，他们的唯一职责乃是学习别人讲授的课程，表现不出任何天赋。因为他们仅仅是利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罢了。

体力劳动对所有的人都是一 种义务和幸福，而脑力劳动则是一种特殊的活动范畴，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天赋的人才感到是义务和幸福。学者和艺术家为了实现其天赋牺牲休息时间、放弃舒适的生活，他们的天赋只能这样得到证明和体现。一个人继续尽自己的义务，即靠双手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与此同时，他牺牲休息和睡眠来思考，并在精神领域里进行创造，这样的人显示了他的天赋。一个不履行每个人都遵循的道德义务的人，借口爱好科学、艺术，而过着寄生虫的生活，这种人创造的，只能是伪科学和伪艺术。

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的成果来自于牺牲，而不来自于某些优越的物质条件。

那么，科学艺术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我听过多少次

了。这是一些既不关心科学、也不关心艺术，对科学艺术毫无概念的人提出来的问题。他们仿佛一心只考虑造福于人类，而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所谓的科学艺术得到发展才能造福于人类。

怎么会有人怀疑到科学、艺术的用处呢？他们岂不是发疯了吗？有手工操作工人，有农业工人，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要怀疑这些工作有什么用。从来没有哪个工人会异想天开地去证明他的工作有用。他在生产，他的产品是必需的，对他人是有用的。人们享用它，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用途，更不会有人想到去证实它有用。

艺术和科学工作者也一样。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竭尽全力地要证明艺术和科学有用呢？

原因在于，真正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不享受任何特权，他们拿出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成果是有益的，他们不需要什么特权，更不需要证明他们有特权。而那些自称学者和艺术家的人们，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很清楚他们的消费超过了他们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象各个朝代的教士一样，煞费苦心地去证明他们的工作是人类幸福所必不可少的。

真正的科学和艺术象人类其他活动方式一样，过去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无论是怀疑它们，还是证明它们的价值，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

科学和艺术在我们社会中之所以起着虚假的作用，是因为以学者和艺术家为首的所谓文明人，象教士一样，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象历代各特权阶层一样，弊病万端，败坏和贬低了它产生时所遵循的原则。真正的信仰没有了，只剩下假信仰；真正的科学没有了，只剩下假科学。艺术也是如此。这个特权阶层成为老百姓的负担，更有甚者，他们从老百姓那儿剥夺了他们企图宣传的东西。而它最大的缺点，则是他们发表的宣言和

他们的行动方式相互矛盾。对于这种矛盾，他们感到心安理得。

除了那些赞成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荒谬理论的人之外，崇拜文明的人不得不承认科学、艺术是人类的一大善事。这个善事指的是什么呢？哪些是区分善恶的标志呢？科学和艺术的崇拜者们对此避而不答。他们甚至说给善和美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他们说，“对善和美是不能下定义的。”这是在撒谎！自古以来，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始终是在给善和美下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对他们不适合，因为这个定义揭露了他们所谓的科学、艺术的毫无意义，甚至还暴露出这些他们称之为科学、艺术的东西所产生的违反善和美的恶果。多少世纪以来，善和美的定义十分清楚。婆罗门教徒、佛教的圣人、中国贤人、希伯莱人、埃及人、希腊的禁欲主义者都已经对它们下过定义，而福音书上的定义也是最确切不过的：“凡是团结人们的就是善和美，凡是分裂人们的即是恶和丑。”

这句话尽人皆知，它深深刻在我们心中。

对于人类来说，善和美是把人联合起来的東西。因此，如果科学、艺术的崇拜者确实致力于促进人类的善，那他们就不会无视个人的善。如果这样，他们就不会追求其他目的而培植出科学和艺术之花；那就不会存在那些仅仅以为某些阶级谋福利而损害别人为目的的法律学、军事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了。如果善的确被当作衡量科学艺术的准绳的话，那么，与真正的人类善相比，毫无价值的实证科学研究就绝不会具有它现有的重要性，我们艺术的成果也不会象今天这么重要，这些东西充其量不过给有闲阶级解解闷罢了。

人类的智慧决不在于通晓一切。因为，要知晓的事物浩如烟海，无边无际。因此，最大限度地认识事物，也并不是智慧。人类智慧在于认识应该认识的事物规律，在于学会根据知识的重要